

文学
传世
精品
藏书

古 典 文 学

中
国



百
部

中国古典文学百部

第三十九卷

罗 晶 主编

青海人民出版社

卷 目

俗话倾谈	(1)
俗话倾谈二集	(47)
云钟雁三闹太平庄全传	(101)
新编雷峰塔奇传	(311)
南海观世音菩萨出身修行传	(363)

目 录

俗话倾谈	邵彬儒
自 序	(3)
卷之一	
横纹柴	(3)
卷之二	
七亩肥田	(23)
卷之三	
邱琼山	(27)
种福儿郎	(29)
闪山风	(33)
九魔托世	(37)
卷之四	
饥荒诗	(40)
瓜棚遇鬼	(41)
鬼怕孝心人	(42)
张阎王	(44)
俗话倾谈二集	邵彬儒
上卷	
骨肉试真情	(49)
泼妇	(56)
生魂游地狱	(62)
借火食烟	(70)
下卷	
好秀才	(72)

砒霜钵	(90)
茅寮训子	(97)

云钟雁三闹太平庄全传	佚名
序	(103)
第一回 庆景星才人降世	梦明月玉女临凡 (103)
第二回 云太师无儿继子	钟御史爱子联姻 (107)
第三回 雁都统城边巡奸隐	刁国舅宫内讨人情 (111)
第四回 刁国舅买嘱三司	云太师会同六部 (115)
第五回 刁国舅恃权误国	云太师告老归林 (119)
第六回 报私仇一计害三贤	尽公心孤身行万里 (123)
第七回 雁翎降守西关	钟珮身霸北寨 (127)
第八回 都统无救陷奸谋	国舅流言害忠勇 (131)
第九回 雁公子云府避祸	云太师南岭封王 (136)
第十回 云文私通国舅	刁虎强聘千金 (140)
第十一回 刁相公独探桃花店	雁公子一闹太平庄 (144)
第十二回 云小姐女扮男装	雁公子改名换姓 (148)
第十三回 文翠琼私定终身	刁国舅求偕佳偶 (152)

第十四回	文翰林考才择婿 刁国舅设计强求	(156)
第十五回	雁公子二闹太平庄 文翰林三上辞朝本	(161)
第十六回	雁公子独闯西羌 钟相公私奔北直	(165)
第十七回	云文设计害钟生 刁虎通谋差季德	(169)
第十八回	季德行凶错杀人 云文使贿先鸣状	(173)
第十九回	钟林云问罪充军 红元豹半途相救	(177)
第二十回	钟公子西湖卖画 章小姐南院抚琴	(182)
第二十一回	题诗偶逢好友 买剑结拜良朋	(186)
第二十二回	钟相公客邸传书 雁公子途中射雁	(190)
第二十三回	董家庄雁羽安身 乌风洞红光落草	(194)
第二十四回	太平侯南关断义 老御史北塞思乡	(198)
第二十五回	重义番官留御史 无情国舅害忠良	(202)
第二十六回	抄家产钟府遭殃 逃乡土夫人避祸	(206)
第二十七回	章员外仗义疏财 钟公子母子重逢	(209)
第二十八回	钟夫人将女联姻 章员外教儿伴读	(213)
第二十九回	感时光钟生流泪 思父母云姐伤情	(217)

第三十回	下南阁夫妇相逢不识 会东床宾朋聚会谈心	(221)
第三十一回	步青云同登北阙 思白发独走西关	(224)
第三十二回	旅店擒妖收宝贝 村庄伏盗赠黄金	(227)
第三十三回	少兄老弟拜宾朋 夜走晨眠寻老父	(231)
第三十四回	刁龙打擂逞凶 雁羽争强闯祸	(235)
第三十五回	小英雄智出三关 老都统勇平双寨	(238)
第三十六回	父子相逢议起兵 君臣会合思差将	(242)
第三十七回	胡总兵伸文告急 云太师进表回朝	(246)
第三十八回	云文怀金逃走 文正袖简传情	(249)
第三十九回	云太师忧国忧民 圣天子操兵操将	(252)
第四十回	破二关雁羽兴师 失五寨刁龙授首	(256)
第四十一回	弟兄夫妇共登科 郎舅师生同聚会	(260)
第四十二回	钟山玉吐露真名 云素晖暗传实信	(263)
第四十三回	云太师挂印提兵 文翰林持权标本	(267)
第四十四回	钟山玉督粮遇红光 章定金巡营擒季德	(271)
第四十五回	云太师行营审实情 雁都统大寨闻真信	(274)

第四十六回	念交情都统休兵 呈歌曲太师上本	(278)
第四十七回	文翰林内庭见驾 圣天子传檄封官	(282)
第四十八回	北狼关胡伸告急 南极殿刁发兴谋	(286)
第四十九回	飞虎闸胡伸丧命 卧龙墩钟珮回南	(289)
第五十回	献地图大破番兵 顺天心共归中国	(293)
第五十一回	众公卿四上陈情表 小英雄三闹太平庄	(297)
第五十二回	辨忠奸朝廷正法 报恩仇众士舒怀	(300)
第五十三回	结朱陈共效鸾凰 联秦晋同偕金璧	(303)
第五十四回	授金书一团富贵 赐铁券万里封侯	(307)
新编雷峰塔奇传 玉花堂主人		
序	(313)
第一卷		
谋生计娇容托弟	思尘界白蛇降凡	(313)
游西湖喜逢二美	配姑苏获罪三千	(316)
第二卷		
吴员外见书保友	白珍娘旅店成亲	(322)
白珍娘吕庙斗法	许汉文惊蛇陨命	(326)
冒百险瑶池盗丹	决双胎府堂议症	(329)
第三卷		
狠郎中设计赛宝	慈太守怀情拟轻	(334)
巧珍娘镇江卖药	痴汉文长街认妻	(337)
染相思徐乾求计	(342)

第四卷

游金山法海示妖	(344)
淹金山二蛇斗法 叠木桥两怪叙情	(346)
怒狠狠茅道下山 喜孜孜文星降世	(349)

第五卷

法海师奉佛收妖 观世音化道治病	(352)
标黄榜名震金街 结花烛一家完聚	(358)

南海观世音菩萨出身修行传 西大午辰走人
卷之一

庄王往西岳求嗣	(365)
岳神奏上帝	(366)
妙善官主降生	(367)
朝中招选女婿	(368)
妙善不从招赘	(369)
妙善后园修行	(370)
庄王夫妇园中劝女	(371)
彩女承旨劝公主	(372)

卷之二

妙善往白雀寺	(374)
寺中神将助力	(374)
庄王火烧白雀寺	(376)
妙善云阳赴死	(378)
妙善魂游地府	(379)
妙善还魂逢释迦点化	(381)
香山修禅点化善才龙女	(382)

卷之三

妙善化身治病	(384)
妙善揭榜入国	(384)
妙善入宫视病救活二姐	(386)
仙人手目调药	(388)
妙善驾云归香山	(389)

狮象托身脱去清音	(390)
卷之四	
庄王被魔受难	(392)
善才领兵收妖	(394)
妙善救得君臣返国	(397)
妙善一家骨完聚	(398)

俗话倾谈

清·邵彬儒



自序

语云：知多世事胸襟阔，识透人情眼界宽。知识两字，由于自己之想象而明，亦由闻人之谈论而得也。尝见街头巷尾，月下灯前，闲坐成群，未尝无语。但所论多无紧要之事，未足以有补身心，或有谈及因果报应，则有听有不听焉，且有抽身而去者矣。非言语不通，实事情未得趣也。惟讲得有趣，方能人人耳，动人心，而留人余步矣。善打鼓者，多打鼓边；善讲古者，须谈别致。讲得深奥，妇孺难知，惟以俗情俗语之说通之，而人皆易晓矣，且津津有味矣。

诵读之暇，采古事数则，有时说起，听者忘疲。因付之梓人，以备世之好言趣致者。

卷之一 横纹柴

康熙间，四川省重庆府，有一个举人，姓安名维程。为人和平，无甚过处。生二子，长名大成，次名二成。大成之性，生来孝友；二成之性，一片愚顽。（两兄弟同胞不同品。）安维程年四十余，一病身故，剩下二子。田园可以足用，不至饥寒。大成之母沈氏，稟性极偏，不循道理，随意所发，以执拗为能。（此等贱妇、泼妇，不是家庭之福。）邻里妇女多鄙薄之，加其号曰：“横纹柴”，其人可想矣。

横纹柴见大成年纪有二十岁，为之婚娶。其新妇姓郑，名珊瑚，生得十分美貌，极有礼义，柔声下气，奉事家婆。每朝晨早，定必到家婆处问安，捧茶献饼，少不免修饰颜容，威仪致敬。谁不知横纹柴一向性情执拗，见珊瑚美丽，自觉怀慚，遂大声骂曰：“做新妇敬家婆，是平常事，你估好时兴么？何用支支整整、声声色色，办得个样娇娆，想来我处卖俏吗？我当初做新妇时，重好色水过你十倍，唔估今日老得个样丑态，减去三分。”

家婆教新妇，理宜话：“亚嫂你都算有礼，但系仔炮上头驶，乜咁拘

束呢？粗衣麻布到来问候，便是规模，不用太为着意。“如此说话，方是教道后生。你话佢卖俏，唔通做新妇，向家婆处卖俏么？此等家婆就是恶得无理，而且讲到自己做新妇时好色水，更不成个家教。

珊瑚听罢，低头顺受，不敢出声。明早又奉茶饼问安，妆得雅淡洁净，着件洗水蓝衫，头面不施脂粉。横纹柴一见又发怒曰：“昨朝话一句，今朝敢就花唔戴、粉唔搽、新衫唔着，想来激恼我。你估我唔知你！估我唔知！”（极似恶婆声口。）珊瑚又低头无语，自怨不晓奉承。

自后，踢着凳仔，将珊瑚骂；鸡唔食米，将珊瑚骂。珊瑚去探外家，三日归来，被骂了十日。大成见老母不悦，遂将珊瑚拷打，以顺母心。（打得冤枉呀。）横纹柴暂时安然，不久病气复发，古怪离奇，无情无理。

咒骂既惯，如雅片烟瘾一样，瘾起之时，唔咒骂、唔做得，又如发冷症，三日一回，或两日一次。所以发冷有鬼，咒骂亦有鬼。发冷之鬼至，怕胡椒；咒骂之鬼至，怕口向火烧。

一晚，不过因些小事不合意，便企在门口，大骂一场。珊瑚捧张竹椅出来，请婆婆安坐。横纹柴坐下，腰骨挨斜，手指天、脚拍地，骂不绝声。珊瑚煲茶一碗，捧来请婆婆解渴，横纹柴饮了。喉咙既润，气更高、声更响，骂到三更，声渐低、力渐微、气渐喘。（就是狗吠得多气力都倦。）珊瑚跪下稟曰：“婆婆所教，媳妇尽得听闻，今知改过咯。请婆婆回床安睡，免至在此受了生风，通夜叫肚痛。”横纹柴曰：“我要骂！我要骂！拚之唔睡，骂到天光。”（骂到豪兴□□人睡静后，又有鬼来听。）珊瑚从旁啼哭，邻里共来劝止，珊瑚点灯来引，扶住归房安歇。整好被铺、蚊帐，移正枕头，嘱咐婆婆安睡而去。

明早即到家婆处问候，看见家婆唔得出声，睁开双眼，总有神情，发乱头摇，似死一样。吓得珊瑚魂不附体，奔告邻里。老伯婆一齐来到，一见光景，呵呵大笑，话珊瑚曰：“你唔在慌，佢不过昨晚劈大个口出得气多，撞了生风，蛊住个肚，以至血脉不通，精神困倦。静养三两日，自然好咯。”珊瑚方明其故。即买防风、羌活、苏梗、薄荷，以驱风邪，又买党参扎者，以补元气。食了两剂，仅能出得声、食得饭。横纹柴要买猪肉煲汤，以润肠肚。珊瑚从命，照样奉承。谁知肚内尚有风痰，未能疏发得透，食了猪肉，谓之伤风夹腻，哑了喉咙，十余日，不能出得一语。请一个医家先生来看脉，谁知此位先生，系初学手，唔识脉理，思疑风热传里，误用大黄、朴硝，大剂浓煎。横纹柴饮了，屙得眼核俱深，泻到周身

疲倦，不能起坐。面黄骨瘦，不似人形。更兼泻坏元神，脾胃俱弱，以至饮食无味，日觉干枯。

横纹柴一肚郁勃不平之气，憎厌无定之情，妙得两味大黄、朴硝，泻得干干净净，五腑六脏，忿恨皆消。此位先生精医妇人恶毒，虽话初学，工夫其实可称老手。

及后另请过一个医家，几番调治，仅可开言。如是者有数月余，颇见安静。

珊瑚暗中欢喜，以为婆婆纳福，此后可以安枕无忧。谁知声音响亮起来，仍系照前怒骂。大成出馆读书，身中常带微病。横纹柴骂珊瑚：“办得好样，致我个仔昏迷，伤损元气。我个仔若死，要你命填偿。”又骂大成不知好丑，唔中用，不顾身，贪爱老婆，致老母遇时忧虑。大成本来知得珊瑚贤孝，无奈老母不合意，遂写分书一纸，吩咐珊瑚曰：“我闻娶妻所以事母，今致老母时时激恼，要妻何用。我将分书与你，你可别寻好处，另嫁他人，不宜在我屋住也。”说完，翻袖出门而去。

珊瑚闻言，心神俱丧，将分书扯碎掷于火盘，归房暗哭一夜。自知事不能挽，只得卷好袱包，择三两件紧用衣服，自行携带，其余物件虽多，无心挂念也。拜别家堂香火及沈氏婆婆，欲语不能成声，湿洒两行珠泪，垂头丧气，行步迟迟，出到门前，停足企住。想起当日出嫁之时，父兄叔伯戴缨帽、着长衫、点灯笼，一班随护，送我落轿。曾经嘱咐，教我孝顺翁姑。今者被不孝之名赶逐出来，有何面目归家见父兄叔伯，不如一死便了。想完，即向袖里拿出一张较剪仔，对正喉咙，用力一剪。适值旁边有一个妇人见他如此凶性，即用力擒住他手，尽势推开，大喝一声：“乜你咁势凶呀！”谁知较剪已到喉处，仅伤喉皮，血出不止。此妇人即扯落珊瑚包头带，快快扎住，大喊救命。邻里纷纷走来，各拈跌打丸散来敷，止住血流。珊瑚挨凭门前，面如土色。各人看见，俱有可怜之意，或出嗟叹之声。横纹柴大骂曰：“你故意装伤，想来累我，你要死，去归外家处死，勿惹得咁多人在我门前嘈闹。”（旁人看见尚且悲伤，做了家婆，无一毫怜悯，大凡恶婆良心先死。）

族中有一个守寡妇人，系王氏，素知珊瑚系好人。今家婆不容他在家，又既受伤不能行走，遂扶珊瑚归到自己屋。买药调理，不满十日伤痕好了。横纹柴又来大骂曰：“你个贱人，既被丈夫逐出，为何不归父母家？在此作我眼中钉，动我心头火。”王氏答曰：“暇！暇！你个横纹柴，真正

好笑咯！你个仔既写分书，就如路人，那一个重系你新妇呀？走来骂人，问你丑唔丑？珊瑚系我亲戚，我亲戚来探，你都唔许佢住吗？”（骂得落花流水，无非代珊瑚出一肚闷气。）骂得横纹柴无言可答，含羞忿忿直走回家。珊瑚对王氏曰：“此处原非久住之所，我今去矣。”卷包袱往姨婆家。

姨婆家姓骆，即横纹柴之大姐，大成之姨母也。年老而无夫，有媳守寡，而孙尚幼。与大成相离甚远。平日来探，见珊瑚孝义，十分爱惜。故珊瑚投到其家，将事情略说与听，姨婆曰：“我尽知我妹稟质奇离，不近人性，我是以懒于行探，为此故也。总之难为你受此抑屈凄凉。”珊瑚曰：“不关婆婆之事，总系我唔晓孝顺，致激恼婆婆，自知罪该万死。”（只是怨自己不是，不怪他人，所以好到绝顶。）姨婆曰：“你不须如此说，我知你委曲咯。”

住了几日，珊瑚之母走来，见女曰：“你母相隔得远，一向唔知。今闻得女婿既写分书我女，为何不回娘家而在此搅扰姨婆？因乜缘故？”珊瑚曰：“女今无颜回见父兄叔伯，就在此处，绣花织布，粗茶淡饭，度日终身。”母曰：“女呀！睇你唔出做乜咁错见？以你咁样人材、品貌，何忧有好处。我要拣一个女婿，大多钱，好人品，又有家婆拘束，然后嫁你。”珊瑚曰：“我闻：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女有一个家婆尚不能晓得奉事，更有何面目再入他家。母亲如果要将女另嫁他人，女惟有投河吊颈，食药自尽而已。断不愿偷生人世咯。”诗曰：

淡淡春风气象微，池塘一水绿漪漪。

莲根自种深泥里，不逐杨花到处飞。

话未完，喉头哽咽，气倒在地，哭不成声。

姨婆看见，眼中出泪，话其母曰：“你勿苦逼佢，由得佢咯，你逼佢太过，佢一时浅见，轻生个阵点算好呀！”其母亦拭泪而言曰：“唔知点样解，天生得你个坏闺女，有好处你唔行，有好人你唔做，（其母心言未分好观。）重来挂念个的恶家婆。自怨唔奉事得佢透彻，你嫌佢羞磨得你少么！制节得你少么！提起个昏婆，我就想咬佢两啖。你重唔舍得佢，系你贱咯！老母做主张，寻访好头路，你去要有得食，有得着，你唔肯去，甘愿捱饥抵饿，问你贱唔贱！你饿死，勿怨我老母；你冷死，勿怨我老母。你唔遵我讲，我此后割断条肠，总之作生少你一个。个吓唔慌重来望吓你。”珊瑚只管哭，其母只管骂，姨婆只管两便开解。其母见女意终

难转，遂抽身抽势，发脚就行，留她吃饭，忿忿不答，出到门口，回头以手指珊瑚曰：“自后我唔认你做女，你亦不用认我做老母。”话完，忙忙而去。（写得老母火气句句如生。）其母去后，珊瑚遂在姨婆之处守志安居。

“忠孝节义”四字，为万古纲常，顶天立地人物。此四个字，如大祠大厅之有四柱，祠厅之内如簪前花板。板障花窗，可以粉饰浮夸，穿崩斗凑，独至四条大柱，须用坚石，须用实木，自头到脚都要咁坚，都要咁实。外面虽然质朴，其中梗直不移，然后可以顶住栋梁，撑支大厦。天地之间须有忠孝节义等人，然后可以扶植纲常，转移风俗。若使并无忠孝节义，个个俱是奸淫邪盗之人，吾恐日月无光，天翻地覆矣。忠教节义，天上地下称为四大名家，吾谓做忠臣难做，节妇更不易。少年之妇晓得从一而终，立志不肯再嫁。无奈死者之骨肉未寒，而外家之亲戚纷纷到门相劝。话有好头路、好人家，早宜出脚。于是亚姑来劝者有之，亚姨来劝者有之，亚姈来劝者有之，而为之母者，更不知几多甜言蜜语矣。媒人婆、竹笋髻，又不知几多花言巧语矣。若非铁石心肝，未必不为所动。今珊瑚之被逐出，夫虽未死，而恩情已断矣。夫不以佢为妻，家婆不以佢为新妇矣，而犹情念故夫，心存孝道。老母几番辱骂，百折不回，节孝之心可贯天日。吾愿世之为妇道者，当绣其像，以香花奉之。

横纹柴自珊瑚出门之后，招集做媒人等来吩咐曰：“我有好仔，唔忧有新妇。你等媒婆务宜代我寻一个好女子，送年庚入来。婚姻事成，我自有厚谢。别人谢媒婆，送铜钱二百，我谢媒婆，微微薄薄都要封银两大元。”各媒人领命而去，四处寻访。谁知横纹柴之名通传远近，各家父母见了佢个后枕就怕了九分，谁肯将女嫁佢个仔呢。是以，两年之久，都无一纸年庚入屋。横纹柴叹曰：“唉！唉！真正古怪唔通。我问屋唔好住？我的饭唔好食？为何总无人共我做亲家呢？实在难明其故咯。”（人人都明，总系自己唔明。）因见二成长大，不得不与他计策成婚。

第二个新妇，娶姓周名叫臧姑。初归入门，横纹柴教之以孝顺：“要低头下气，奉事家婆，干祈勿学我从前大新妇个的丑品。（果然依你个句说话。）你要好过佢为是。论起番来，你好，我好。做家婆有乜唔爱新妇呢！总系做新妇唔明，家婆多的怒气。（有时家婆唔明，做新妇多的屈气。）你肯听我教，我就心头跌落脚踰筋咯。”

谁知二成个老婆名臧姑，其实叫作有天装，花号又叫做霸巷鸡乸。（花号亦新。）家婆话佢一句，唔中意，佢就顶嘴十几句。朝朝睡到日高